

# 2008流浪者計畫心得報告

潘榮昇

# 開始

最初，感謝流浪者計畫的三位老師，特別感謝林懷民老師讓我獲選流浪者計畫。再者，感謝文松老師和雲門舞者宋超群先生，感謝他們成就的機緣。

這趟的印度之行可說是本來的安排，從我出發前經歷的一些事和返回台灣後，我認為做為個體的我，有另一種無形的不可知陪伴在我身旁，我順應著這種無為的指引，它無形，但它存在著。

在這份心得中，不做太多地理景像的遊歷描寫。事實上，我哪裡也沒去，但我又去了很遠的地方。我試著描敘一個大整體，再從中切入細部，其中不免我自己的內心感受和過去經歷，我以為在書寫這份流浪者計畫心得中，我不可能切割一個身體的局部，直指這是我的身體，我無法單就這近五個月的地景的移動感受，解釋一切。如同印度對我來說只是生命的一個過程，它像我生命中的終點，但是不是一定非得要印度才能了解一切，這只是一種空想。每個人的經驗和觸感不一樣，在自由意識下，生命會引導我們到一個必經之方向。我試著在這份心得中把自己內心完全的描敘，意義在於一種無法言語的言語，描敘自己並非為了表達自己。一種比喻，著迷一把低音班蘇笛，一把火把低音笛燒了吧！著迷一個音律，把班蘇笛音孔封死，也把記載音律的樂譜燒成灰燼吧！陷入一種情感，忘卻自己吧！低音班蘇笛、音律、情感來自於無法言語。我描敘我、我的思維和情感，從外到內徹底的掏空，從過去到現在，內在和外在就像泥缸的裏層和外層，真正的神秘經驗者是一口氣把身體的泥缸敲碎，因為我本來就一無所有也什麼都不是。

接下來是一個主軸，也是這篇報告的主旋律，而我必須提到這段經歷，在我長大成人後，我總覺我是為此而出生，在小時十歲左右時，夜晚的星空讓我相當的著迷，我的知覺常想超出那片巨大的黑幕外，星光的閃耀像是戳破黑紙上針孔中放射，我感到一種無法言語的分離感，這種分離感，讓我慢慢導入對存在感更深的知覺，夜晚的黑幕是睡眠無意識狀態，我想越過它。小時後的經驗是一個完全的主軸，並在從我出生的家庭環境中貫穿。小時後，我和爺爺、奶奶還有妹妹住在一起，妹妹是社會分類後並稱為智能障礙者。而在七歲前，父母離婚，父親也在那年過世，母親隔數年後改嫁，我在父親的家庭中由奶奶和爺爺帶大。在這小段，我提起我的家庭情況，並非營造一種悲劇和英雄式的戲劇。而提起我的妹妹，主要為她在我過去生命過程中是種非常強烈的暗示。妹妹的存在與苦，帶給我一種完全的出世感。睡

眠清醒後，是真實的環境，但妹妹的存在總讓我透過她穿透寫實人生中另一種真諦，而我的內心像離開地面的靈魂般，有非常真實的清徹感。

在小時後到長大的過程，為了找怎麼穿越過那層黑幕的過程，我在各種宗教和靈修團體與大量閱讀經典和各類哲學的書本中尋找，事實上，這像是在垃圾場裡面找一顆寶石的過程，同時，我擁有人的身體，必須透過些微的勞動換取食物，餵飽自己的身體與滿足身體的需求，另一方面，心智產生的思維，擴張了身體的各種需求，成為實際的行動，進而與其它人的接觸，從幼兒到垂死之人。我認為我經驗的是巨大的混亂，從身體到心智思考連結思維，最終產生行動。我講清醒後的世界，進入一個無盡的轉輪中，快樂和痛苦交錯，我可以說我腳底接觸的地面為存在真實世界的依據，我在這裡，我用腳使力的往下震踏，震踏到整隻腳鮮血直流，骨頭斷裂，身體和思想終將化做塵土。

從我出生到現在，我常感到很孤寂，這種孤寂並不是缺少友情，而是『我在哪裏？』、『我為什麼在這裡。』。另一方面，我認為過去的家庭環境沒有帶給我太多家庭的親情和明顯的愛，反而擴張我的情感到極點。它給我一個空間看自己和感受別人。不管感受妹妹的苦或我曾經工作照顧與妹妹同為被社會歸類為極重度智能障礙者，他們無法自己的破碎性的衝撞，與這次我到印度看到的各種邊緣人；延伸到自許為常人的百態，各種因身體與智力交錯產生的慾求無法滿足，如同人在垂死前，想讓人記住他的名字和臉孔的焦慮到一個小孩子無法買到一塊他想要吃到的蛋糕所產生的失落感。

過去的經歷常常伴隨很巨大的苦，而極端的苦卻慢慢讓我感受到曙光的到來。

剛回台灣這一個月中，我一直很想有系統的完成這份報告，我嘗試過很多次，始終失敗，連開頭的第一個字也無法寫出，如果整個過程中，存在著各種層次的重量，甚至許多的感觸是越文字。我要表達一種睡眠清醒後的真實感，並限制任何神秘經驗的描敘，我可能在書寫的過程中，我是邊流淚邊完成這份心得，我以為寫實是任何的起點，浪漫皆已我們於人世間的苦樂交替中產生，我試著在這近五個月的印度的時光中找出深刻能解譯的記憶，但整時間感是錯亂的。就像我看到一個人，那個人的影像也存在於很多人心裡，而記憶會產生許多的交疊，對方的影像並不單單只是個別的影像，我看她，看穿她，穿刺過她的肉體到心智，深入她的情感，再進入另一個更底層的境地，而我正透過對方的眼睛看事物，就像把自己身體和心智的泥缸敲碎後所產生的消融。

另一方面，無法用遊記的方式書寫這份報告的原因，除了近五個月的感受深刻外。最主要的原因，當我在印度時。我常看著天上飄動的雲朵，我走著，但我真的不確定我在哪裡，我沒有邊界感，當我看著雲的飄動，雲也看著我移動，我是否真的到哪裡？我們常認為我要到哪裡就可以得到什麼或者行走很多地方獲得很多經歷，更甚是到那個地方就可得到某種心靈的平靜，事實上走越遠的地方，我們獲得的越少，當我們專注在我們移動的感覺，它是很刺激與新鮮，如同一個小孩子屏氣凝神看一部色情片，感官和智力會有片段的快感，而慢慢累積更多的移動的經歷，我們變得更加世故，並形成自大。時間和空間只會讓人產生錯覺，當我們進入一片森林，從正面看到一株最巨大的樹，我們以為那是森林裡最巨大的樹，但從側面看，整個森林的景深出現，這株樹的背後到更遠有更多更巨大的樹，即始它們看起來如此的小，而樹只是樹，我們忘了我們只是穿越森林，從一個平地到另一個平地。而我們拿起手錶看著經過的時間，以為我們經過了一些時間，哪個時間我們要做什麼，我們掌控時間，以為我們是融入一種精準，讓我們低下身看一隻螞蟻，牠花兩小時從這面牆爬到另一面牆，可能又折返回原處，一個人走過，不經意地把牠採死，那隻螞蟻的時間停止了。而另一隻螞蟻出現，也循著同樣的路線，做同樣的事。當我們在更高的角度看自己的身體和心智，我們就像那隻被採死的螞蟻一樣，這是我描敘的空氣感！

外觀上，我在這裡，現在。

實質上，我不在這裡，也沒有現在。

# 人

但願我是一片樹的葉片，或者行鳥身上的羽毛和或者鄉野泥道裡的一粒細石。我緊握雙手，不由感覺到由骨生肉的容量感，我卻感到我的存在於每個手指間的虛無空間。為什麼我在這？為什麼我有這身體？我的存在只是一個數十年的流動，我正擁有。但我卻感到陌生，我是所有人的一個局部，因為我擁有人外觀形體。人在這裡，在那裡。處於現在的人講過去的人，並期待未來人的發展，人說他們的文化和歷史，明顯來看，有可見的各種過往存在的建築物與被建構過的地景。人也有各種的物質和精神的產物，更懂的用文字和語言讓所有的一切延續。人懂用自己的形體去解釋自己存在空間的虛無性，更簡單說，人把手舉高和低下身把手貼近地面，正從人的形體去界定一切，包括那種虛無感。個體的人以他的腳下碰觸地面的點做為中心，從他看到和聽到等各種觸感做為廣大空間感做為中心從其中以自己為中心，一些人到很多人每個自我中心點，每個個體認為他眼睛看出去的景物為外界。延伸至所有的人，人以為我們處於所有星空中有形與無形世界的中心點。人以這種中心點做為人存在的平衡感，從這種平衡感再擴散出去，藉由人過往在其存在的空間中所得到的知識和經驗裡，展開各類自以為是的暴力。人以為身軀與地面垂直向上之向，認為是萬物之首。人可以人造各種宗教，建構一個以人臉為基礎的虛無力量，補足人存在的另一種想像。人可以寫下任何文字做為人思緒的流動，人說這是人的思想，一粒微塵在空氣漂泊中聽著人如此說著。人指著活於自然的動物說，牠們背天，因為牠們還殘留著各種罪惡與業，一片正從樹梢上落下的葉片聽著人如是說著。人描敘著各種以人為基礎的神祇，用文字描寫各種超出人身體限度的情節，用圖像畫出祂們華麗又粗糙的外觀，人於其中創造各種對比和內心的反射，如同建造各種對神祇敬拜高於人比例數倍的雕像，人真的太偉大了，人創造各種屬於人的實相，但隨著另一個人看著一個人隨著身體敗壞而死亡，另一個人對一個人可能在身體敗壞後，無法用嘴唇說出『實相』這兩個字的發音，感到困惑。人像發瘋的人，追著太陽跑，人感覺到人只是活在如一粒如沙子般大小的空間裡，被太陽光照射於人背後的陰影，太陽光像個弓箭手，把人的陰影越拉越長，人越跑越遠，太陽似乎永遠追不到，在人發出的沙啞聲結尾，人終究還是倒下去了。下雨，炙熱的陽光，行鳥飛過那個剛倒下之人。

人說著人的存在感，外放的各種知覺和內觀的智力思維。人投射各種畫面於內心，然後想達到和擁有或者無知覺的反射，人總覺得在人的境地中，任何都是人可以掌控的，從一個人想控制另一個人到一個人想控制所有人。人總要擴張人個體的獨特性，並有文字化的合理解釋，如同人可以任意宰殺動物敬拜神，因為人建立的神祇高乎一切。人是萬物之首，人可以

用一把利刀把一隻雞的後腳根切斷，任由牠哀嚎，血對人真的不是一個多大不了的東西。人是萬物之首，人歸類一切，所有看到聽的聞到摸到吃到想到一切中的一切。因為如此，人說人存在，但兩個人以上的人，常又讓人喪失存在感，如同一個人的擁有的財富高過另一個人，某方將感到個體的存在感喪失。人歸類所有人的一切，從人的臉孔、身體、膚色到人的語音腔調、內在思維延伸到人附著於需求物的無形當中，一棟水泥建築居所、一本只是數字的存摺到人在所有人中所代表的職業地位，人在支解所有人的一切，人在這裡自認人是所處之地之首，人想像人的烏托邦。人的過程如同一個被人歸類成智能低於人的低能兒，人以為人完美，不完美來自人的歸類和過度思維。人真是太偉大了，在所有人之中，人可以因為人具備比另一個人壯大，鎚打另一個人，讓人流血至死。人也可以任意在人的意志下，破壞自然，人講著這是對人的神祇或對美的崇拜。

人總認為人藉由智力的進展所產生的各種產物，是符合整個自然，甚至控制整個自然，人總認為人了解很多，但事實上人是處於無知與無能。在人的時間刻度中，每天微細到每秒，人一直在死亡，也在出生。人講當下，人感到當下的真實，但當下也只是另一種流動，人嘗試抓住這類抽象，也希望保留當下人擁有的東西，想永恆佔有著人所得到的東西，這其中是個最原始的奧秘，重覆性的過程將讓人從中清醒，人真的只是所有存在的一部份而已。

# 無題

讓火升起！把所有的書本和任何宗教經典全丟入火裡燒為灰燼吧！把所有的神像、佛像包括我的上師的照片一齊丟入火成為灰燼。宗教是人為，欺騙和伴隨恐嚇的產物。在最初，從來也沒有宗教和任何靈修團體的存在。人造出一個人形化的力量，這種不真實的想像，成為人操縱人的工具。人的信仰多數建立在個人的需求上，人渴求他的生活能更美滿更順利，或者求得更多財富，甚至獲得平靜都是一種無知的祈求。另一種類型為去除罪惡感，佛像、神像甚至上師的照片成為人欲求的顯化，我們恐劇，總認為比人更高的力量將左右著我們。我們去道場去寺廟或者清真寺與教堂，永遠找不到任何事物。我們也永遠無法在書本中找到任何解答，尤其是我們生為人目地為何，我們在經典和書本找到智力的展進，也許有幾組字成為我們的答案。我們以為我們看著希達多的雕像和閱讀他的語錄或者孤獨的耶蘇他講著他的孤獨，我們能找到什麼。如同魯米之詩的優美，我們陷入優美，但確不知道魯米詩中之意，在於找於他的詩外之物。他們並不是一個宗教或者要形成一個靈修團體，一種指向表現他們透過他們的人身去描敘無形。事實上，悉達多到孤獨的耶蘇或者我的上師，他們都是帶有不完美的成份，包括他們的性格和喜好，在他們的人生路程中，是有缺限和不完美。過多的神話堆積，我們把人要求的極端完美堆積在他們的身上，撰寫各種他們的書本，神化他們，或者讓它成為宗教，形成組織。人陷入這種反射，如同當人要找尋人生的意義，他必須標籤式的信教或參加教團。這樣的過程，造成人被知識左右或者逃避清醒後的世界。但事實上，把希達多的雕像摔碎與把佛經燒了，沒有任何的作用，也無任何的影響，希達多不在那裡，就像我把上師的照片丟棄，把所有RS的書打包丟到垃圾筒，上師還是存在著。

另一點是神秘經驗，內在的神密經驗成為許多人的追求和探討。但它存在著，一直都會發生，但在許多人對人生意義過程中，被各種神秘經驗控制住。如同一個人說他發現美，他說他看到美，但他被美困住與欺騙了，美的過程在於消融於美之中，直到我們看不到美，我們是美。

而最後，我並不想在此無題段落中，做過多描敘，我以為整個靈魂進展的過程，是越文字化，它是很不一樣的過程，且我們必須意識到我們是在不完美的身體和總是兩極化的智力中遭受困擾，如同希達多和任何人。他們都曾擁有過身體，他們只是追求生命進展時間摺奏中一個局部，且我們的存在是不能以人的基礎去看待。我們只是局部，人身是一個神聖的敬拜

堂，所有東西都在裡面。而任何的分離感都是一首最美的詩，我們從無名無形中離開，最後返回。這過程很美，像宇宙中所有的星團互相撞擊，它本身只是一個遊戲，也是一種如魯米詩中講的戀愛過程。我愛一個人，在她懷裡忘卻自己，時間停止了，我想在她懷裡一直睡著不願清醒，似乎世上所有的一切都已不重要，像一片葉子從樹上脫落，塵世只是如此。我正在消融我自己。最終的消融是徹底性的消融於無形。我以為這是很巨大的愛，難以訴說。如同當我離開DERA，當我又回到DERA，我在很多人之中，看著上師，除了眼淚，別無它物。上師是一種指引，兩者間不需要任何語言，即產生很難描敘的愛。

自我消融是最終的信仰，它讓我們個體性消失，我們將擁有一切。

一個老人在他即將死亡之時，他拖著他垂死之軀，躺在海灘上，任由海浪將他捲入海洋中。他死前落下眼淚，眼淚融入海水中。他死了，他的死軀在深海底漂游著。他在死軀裡聽到海面上不遠處傳來的船鳴。他想起他的童年，他保留所有最純真的紀憶。海裡的鯨魚正唱著老人童年的回憶，老人的死軀越沉越深，原來深海裡的藍色是這麼沉這麼美。

海面上閃爍著光點，原來是一天正要開始。



# 榮昇，你好

榮昇，你好，我了解你的擔憂，也能體會你對爺爺奶奶和妹妹的情感，更能體會你提到的分離感所產生的痛苦，讓我緊握你的手，我在這裡。從印度回來後，我發現我的人生已完全改變，我走著，但我不覺得我正在走，我不到哪裡，但又發現我到了很多地方，我沒做什麼，但又感受到我完成很多事。人生就像枯葉落地的感覺，我對死亡是充滿期待，也很珍惜死亡前與任何人事物交錯的時光，覺得人生好美，很真實。我在Dera得到巴巴吉的祝福，你一定為我感到很開心啊～。我在Dera了解到整個人生的意義，那是一種無聲無息無法言語的過程，很多過程是不需要言語的。離開Dera後，我像回到童年般，跑到菩提迦亞去摘了兩片菩提葉，表達我對某人的愛，後來我到瓦拉納西找到我的班蘇里笛的Guruji，這過程也完全讓我把作品的方向完全調整，我回到很純粹的工具去表達情感。後來又到了一些地方，請原諒我寫的沒頭沒尾的，因為我也不曉得怎麼訴說這一切。但我相信你應該能感受到我要表達的吧。但最後，我想跟你說的是，我現在生活的很好，我隱於生活中，對很多事不黏著，也喜歡讓事情在一點使力的情形下完成。自然運轉的感覺讓我生活的很放鬆，即使讓我覺得不好的事情，我也看成它只是一個過程。而過幾個月，秋天到臨，我感覺自己像枯葉一樣慢慢落下於地面，很多事了解它的運轉，但已不參與。我感到我一無是處，無能為力，我不可能改變什麼，我是有缺點的，我無法做什麼，我也覺得我不是一個能做大事的人，但我卻開始慢慢去完成一些很細小的事。我感到很甜美，一點點的東西就能讓我滿足，即使出去散步都會讓我開心好一陣子啊。雖然我生活中一直有很多困難，但我相信會越來越好。如同我看妹妹的情況，我常看她痛苦而流淚，但我慢慢了解這就是人生，除了給她更多更多的愛，我無法做什麼，這是我做很小的事情之一。而回台後，我常感到巴巴吉的存在，讓我常感動的說不出話。還有最近，我把一個東西交到一個人手上，要她閉起眼睛，我真的很想讓她知道我所有內心的全部，在她面前，我感受到和巴巴吉一樣的消融。兩種愛讓我感到很沉靜。

最後，這份報告，我真的無法做太多書寫，感受是很巨大的，我無法在數頁間完成。

最後仍想在這份報告的結束前，謝謝林懷民、張照堂、蔣勳老師。也特別謝謝文松老師和宋超群先生，謝謝你們成就這次機緣。